

本店經售著名皮革廠旅行皮箱刻已大批貨到
工精緻式樣新穎尺寸大小花色俱備茲特薄利主
義特售最低廉之價目幸祈
各界惠臨選購是荷
太平路福安百貨商店啟

南京晚報

敵軍連日

復進襲凌南凌源

敵在錦州開軍事會議

決定本月底總攻熱河

秦皇島居民極度驚慌

(北平十三日電)秦皇島電、錦西敵連日掩護三宅騎兵及偽軍程國瑞部、襲我凌南凌源、勢甚猛烈、我義軍鄭桂林、韓雲浦、李壽青等部、以散兵法隱伏山林間射擊、敵死傷頗衆、偽奉山路連山車站十三晨開到敵軍多輛、開將轉開凌南凌源、朝陽今晨六時有敵偵察十餘分鐘、並向義軍陣地投彈十餘枚、開魯雖無戰事、惟形勢仍惡、日軍後方部隊、分調朝陽前線、目的似在侵我南嶺、同時向凌源發動、此後日軍攻熱方針、將注重凌源南嶺、秦榆方面、暫取守勢云、(全球社)
(北平十三日電)馮占海電平稱、本部第一四五六四路、業向阜新一帶防線布置完畢、擬即前往觀察應戰、遼西日軍對攻熱積極準備、在錦縣附近各村徵集大車、日軍由朝陽平壤調來之第九師團、陸續增加前線、日軍駐紮在錦州會議、偽軍各路指揮均出席、決定本月底開始總攻熱河、偽軍總指揮李際春程國瑞等、定今日赴各地佈置、
(又電)秦皇島外停泊日魚雷艇三艘、係由葫蘆島開來者、諸言甚熾、有日艦向秦島砲擊說、居民驚慌、逃避開關碼頭區內、
(又電)北戴河海面發現敵兵艦五艘、現已開去兩艘、往榆關附近洋面巡弋、

駐滬日軍分組遊行示威

(北平十三日電)滬陽駐之少數日兵、現分組在街上遊行示威、每組步兵二排、機關槍一挺、原有偽警察大隊、均被日人解除武裝、當時被投彈轟炸、

本報廣告部啟事
凡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廣告部接洽
正式收據收訖如有私人情面商收請勿付
予否則本報概不承認此啟

國華照相

內設齒科鑲牙如蒙惠顧
價從廉地址朱家路上海銀
行間壁

△本報價目 每份銀元五枚每月銀元四角半年二元二角全年四元外埠國內
每月加郵費一角六分國外郵費六角報
費先惠空函不覆郵票代現九五折計算
并以五分以下者爲限
△廣告刊例 特種第一版新聞下幅
方寸每日大洋壹元伍角甲種二三版新
聞下幅第四版一三版中縫每方寸
大洋壹元貳角乙種一四版中縫每方寸
每日大洋壹元貳角長期面議

汪院長已離馬賽

三月初可到滬

宋子文在平

定今日再晤英使

△彼此交換對國聯意見
(北平十三日電)宋子文平、與張學良接洽財政上問題、結果極圓滿、宋擬暫緩返京、今(十二)日與駐華美使有關於國聯大會之談話、定明(十四)日再與英使藍浦氏晤談、交換彼此對國聯大會之意見、與飛機飛京云、(全球社)

何應欽定期返京

△十六日或十八日返京
軍政部長何應欽、因肝病赴滬療治、昨接軍政部次長陳儀記者、何部長在滬治療後、肝病已漸痊癒、健康亦已恢復、何氏以請假日久、軍政事務、亟待主持、已電京定本月十六日或十七日返京銷假、治癒後云、(中原社)

邵元沖到院辦公

立法院副院長邵元沖氏、前以身體不適、赴滬休養、即擬向中央辭職、嗣林主席蔣委員長等、以邵氏過去努力、頗著勞績、現需協助之虞正多、均勸邵氏勿萌退志、茲邵氏已返京、到院辦公、

朱電揭日人陰謀

△多用南人漢奸使其活動
△道派大批間諜潛入平津
朱電揭日人陰謀、報告日人最近圖熱之陰謀、及派漢奸潛入內地活動情形甚詳、國人不不可不注意也、電云、(銜略)據某方密報、探得日領館方面消息、對於東省義軍之發展、佔領熱河、以斷東省義軍之接濟、以及其自熱河、同時並援平津及上海、解散民衆、義勇軍之組織、以便根本肅清東省、義勇軍之組織、以便根本肅清東省、義勇軍之組織、以便根本肅清東省、

首都大戲院

廟子夫址地
七〇二二二話電
映開夜日天今
片鉅新最司公華聯
鑄黎 玉玲阮 飲金
——演主——
之城市
完全內心表演
目價間時
一重樓上八二
律票下四時
大洋減角半半

新大戲院

地址二廊廟
光新
院戲大
*映開日今*廟
片鉅情豔感哀前空
曼麗菲賓精心傑作
最後一幕
寰球公司榮譽出品
重三二八五
票角角角時時時
角一五角半半半

南京新泰茶號

本號自運各省名茶精製精良聲譽素著遐邇皆知凡有嗜茶之好者尤荷嘉許茲爲酬答惠顧諸公起見特選精品色香味更勝於前以應雅愛承蒙賜顧務請細心品試方知非妄事也本店主人謹啟 地址昇州路坊口大街 電話二一五一五號

葉彥祿掛失啟事

敝人因家遭回祿致將內橋郵局第四十號儲金簿之印鑑焚去除函知該局另補手續外特此登報聲明

南京市府通告

查本府所屬各局處等及其附屬機關所用市金庫統一收據十元百元千元三種經規定自本年二月十日起一律加蓋各該機關印信以昭慎重凡未加蓋印信之收據一律不發生效力除分別函令照辦並布告市民一體知照外合行通告週知特此通告

建國月刊

第八卷第二期出版
(現已出齊)
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地方自治專號

附論文二十篇
湖北各縣施行鄉鎮自治進行方案
每冊二角
全年預約四元

介紹張友之
每日相率出外、各自行乞、伊女大
丫頭、現年二八、雖出落門、麗質
天生、姿容娟秀、在乞兒中、各
人皆有榮色、獨女如明珠、故每
當出外、必滿載而歸、會談處
有居王禮祥、(本人年已四十
一)素性慈善、見任氏夫婦頗為可憐
、復詢及家世、始知係係鄉間小康
之家、橫遭匪禍、淪落至此耳、王
因時加救濟、或物或錢、供給不
乏、未幾、任氏夫婦竟與王成爲莫逆
之交、最近聞王因妻病故、無力
續娶、致時爲呼嘆、任氏夫婦、除
自願將大丫頭給王填房、乃徵女同
意、向王中說、王雖感其意、疑爲
戲言、旋見任氏夫婦意誠、乃
慨然允諾、急與媒人訂聘、復購
袍等物、與女換裝、大丫頭固嬌
媚、王之親友無不羨王行善得報
也、昨日過門、由王邀請親友聚宴
、一醉之後、即由衆將二人送入洞
房、並未舉行盛大婚禮、至十一時
許、二人正將解衣就寢、忽該管九
分巡官金鑑、率警抽查房間、以
二人年齡相差太甚、當盤詰時、二
人又支吾其詞、不能對答、遂被拘
入第五局、當訊問時、二人各供前
情、任氏夫婦復投稟證明、該局始
將二人開釋、仍假旅館作洞房、
度此花燭良辰云、(光華社)

金屋藏嬌

到鎮江去發現了秘密

一個情願抱衾與獨
一個堅持斷絕關係

鎮江八夏光緒、年三十五歲、妻李氏、三十歲、江寧人、結縭以來、夫
婦感情尚稱不惡、生一子、年尚幼、家居都巷巷四十三號、夏供職政界
、生活頗裕、有江寧女子郭之芳者、年二十三歲、係夏妻李氏之姨妹
、幼時曾入初等學校肄業、年長後憑媒嫁一趙姓爲妻、不幸婚後、未及一
載、夫即遺棄、夏見其孤苦、遂生憐心、遂將其妻李氏之姨妹、收爲
妾、夏以京中乏親友、故時至夏處走動、藉以消愁解悶、夏因得時與接
近、謂夏本一色中鬼、因見其芳容不惡、又無依靠、乃萌生情
、即萌生情、且因環境逼迫、時得光新接濟、八非草木、熱能無情、故芝
芳一類芳心、亦漸爲夏所惑、於是二人情投意合、備極親密、時常相偕
出外遊玩、夏妻李氏初見此舉、並不疑有不軌之舉、不料日久竟發
生曖昧之事、時假外宿、繼而奸情漸熾、竟另築金屋於雙井巷六號、爲
藏嬌之處、二人同居情狀較前更甚、夏每隔一二日、必往新屋住宿、迄今
已有四月餘、妻每詢其不返家原因、夏則一味支吾其辭、巧言相答、李氏
以伊等蛛絲馬跡、不無可疑之處、遂暗中嚴加偵察、並託人幫同探訪、此
事遂爲探知、光新以機關被破、蹤跡稍露、暫避風聲、李氏雖知究竟、但
以未得證據、亦只得緩爲圖之、不料昨晚夏忽對妻伴稱、欲赴鎮江一行、李
氏亦伴元之、迨夏去後二小時、(約晚間九時許)夏妻李氏遂追蹤至郭
芝芳處、敲門而入、突見其夫與郭芝芳二人方在解衣登牀之際、夏忽見
此不速之客至、甚爲驚慌、當即向李氏哀求、無奈李氏不從、大興
爭鬧、光新助怒、舉起室中粉盒向李氏擲去、適中李面而破、皮破血流、
李氏至此、尤氣不可止、乃扭住光新拚鬥、郭芝芳在旁、則戰慄不止、
結果李氏將其夫與郭芝芳一併扭入該管八分所、供述前情、并聲稱郭芝
芳斷絕關係、否則不與干休、復訊之夏光新時、則稱因郭芝芳環境堪憐
、目伊自願嫁我、故貸屋同居、今既開開、則大家同居一起是了、致李
氏而郭芝芳之處、實係一時氣憤所致、現願爲伊延醫診治等語、未訊郭
芝芳時、則供與夏同、聲稱現願嫁夏爲妻、大家一同居住等語、該
所據供後、當以案關民事、且係夫婦關係、乃勸令出外自行和解、但李
氏堅執不允、聲稱非欲打官司不可、否則當面死在伊等前、讓伊等共償
到老、該所乃將一千三百八、送局轉法院訊問云、

每日相率出外、各自行乞、伊女大
丫頭、現年二八、雖出落門、麗質
天生、姿容娟秀、在乞兒中、各
人皆有榮色、獨女如明珠、故每
當出外、必滿載而歸、會談處
有居王禮祥、(本人年已四十
一)素性慈善、見任氏夫婦頗為可憐
、復詢及家世、始知係係鄉間小康
之家、橫遭匪禍、淪落至此耳、王
因時加救濟、或物或錢、供給不
乏、未幾、任氏夫婦竟與王成爲莫逆
之交、最近聞王因妻病故、無力
續娶、致時爲呼嘆、任氏夫婦、除
自願將大丫頭給王填房、乃徵女同
意、向王中說、王雖感其意、疑爲
戲言、旋見任氏夫婦意誠、乃
慨然允諾、急與媒人訂聘、復購
袍等物、與女換裝、大丫頭固嬌
媚、王之親友無不羨王行善得報
也、昨日過門、由王邀請親友聚宴
、一醉之後、即由衆將二人送入洞
房、並未舉行盛大婚禮、至十一時
許、二人正將解衣就寢、忽該管九
分巡官金鑑、率警抽查房間、以
二人年齡相差太甚、當盤詰時、二
人又支吾其詞、不能對答、遂被拘
入第五局、當訊問時、二人各供前
情、任氏夫婦復投稟證明、該局始
將二人開釋、仍假旅館作洞房、
度此花燭良辰云、(光華社)

鄉間務農爲生、祖遺田數頃、任
舍辛耐苦、生活頗堪溫飽、不幸該
鄉近來匪風甚熾、居民不堪蹂躪
、而生計亦將告絕、均相率出境
求食、以延殘生、任亦偕妻李氏
、(五十二歲)攜女大丫頭、一路行乞來
京、寄居西門外瓦廠街茅屋中、

小康之家被匪
村農流落京華
施主好義救以佳人
河南人任新友、年五十六歲、曾在

介紹張友之
每日相率出外、各自行乞、伊女大
丫頭、現年二八、雖出落門、麗質
天生、姿容娟秀、在乞兒中、各
人皆有榮色、獨女如明珠、故每
當出外、必滿載而歸、會談處
有居王禮祥、(本人年已四十
一)素性慈善、見任氏夫婦頗為可憐
、復詢及家世、始知係係鄉間小康
之家、橫遭匪禍、淪落至此耳、王
因時加救濟、或物或錢、供給不
乏、未幾、任氏夫婦竟與王成爲莫逆
之交、最近聞王因妻病故、無力
續娶、致時爲呼嘆、任氏夫婦、除
自願將大丫頭給王填房、乃徵女同
意、向王中說、王雖感其意、疑爲
戲言、旋見任氏夫婦意誠、乃
慨然允諾、急與媒人訂聘、復購
袍等物、與女換裝、大丫頭固嬌
媚、王之親友無不羨王行善得報
也、昨日過門、由王邀請親友聚宴
、一醉之後、即由衆將二人送入洞
房、並未舉行盛大婚禮、至十一時
許、二人正將解衣就寢、忽該管九
分巡官金鑑、率警抽查房間、以
二人年齡相差太甚、當盤詰時、二
人又支吾其詞、不能對答、遂被拘
入第五局、當訊問時、二人各供前
情、任氏夫婦復投稟證明、該局始
將二人開釋、仍假旅館作洞房、
度此花燭良辰云、(光華社)

每日相率出外、各自行乞、伊女大
丫頭、現年二八、雖出落門、麗質
天生、姿容娟秀、在乞兒中、各
人皆有榮色、獨女如明珠、故每
當出外、必滿載而歸、會談處
有居王禮祥、(本人年已四十
一)素性慈善、見任氏夫婦頗為可憐
、復詢及家世、始知係係鄉間小康
之家、橫遭匪禍、淪落至此耳、王
因時加救濟、或物或錢、供給不
乏、未幾、任氏夫婦竟與王成爲莫逆
之交、最近聞王因妻病故、無力
續娶、致時爲呼嘆、任氏夫婦、除
自願將大丫頭給王填房、乃徵女同
意、向王中說、王雖感其意、疑爲
戲言、旋見任氏夫婦意誠、乃
慨然允諾、急與媒人訂聘、復購
袍等物、與女換裝、大丫頭固嬌
媚、王之親友無不羨王行善得報
也、昨日過門、由王邀請親友聚宴
、一醉之後、即由衆將二人送入洞
房、並未舉行盛大婚禮、至十一時
許、二人正將解衣就寢、忽該管九
分巡官金鑑、率警抽查房間、以
二人年齡相差太甚、當盤詰時、二
人又支吾其詞、不能對答、遂被拘
入第五局、當訊問時、二人各供前
情、任氏夫婦復投稟證明、該局始
將二人開釋、仍假旅館作洞房、
度此花燭良辰云、(光華社)

每日相率出外、各自行乞、伊女大
丫頭、現年二八、雖出落門、麗質
天生、姿容娟秀、在乞兒中、各
人皆有榮色、獨女如明珠、故每
當出外、必滿載而歸、會談處
有居王禮祥、(本人年已四十
一)素性慈善、見任氏夫婦頗為可憐
、復詢及家世、始知係係鄉間小康
之家、橫遭匪禍、淪落至此耳、王
因時加救濟、或物或錢、供給不
乏、未幾、任氏夫婦竟與王成爲莫逆
之交、最近聞王因妻病故、無力
續娶、致時爲呼嘆、任氏夫婦、除
自願將大丫頭給王填房、乃徵女同
意、向王中說、王雖感其意、疑爲
戲言、旋見任氏夫婦意誠、乃
慨然允諾、急與媒人訂聘、復購
袍等物、與女換裝、大丫頭固嬌
媚、王之親友無不羨王行善得報
也、昨日過門、由王邀請親友聚宴
、一醉之後、即由衆將二人送入洞
房、並未舉行盛大婚禮、至十一時
許、二人正將解衣就寢、忽該管九
分巡官金鑑、率警抽查房間、以
二人年齡相差太甚、當盤詰時、二
人又支吾其詞、不能對答、遂被拘
入第五局、當訊問時、二人各供前
情、任氏夫婦復投稟證明、該局始
將二人開釋、仍假旅館作洞房、
度此花燭良辰云、(光華社)

每日相率出外、各自行乞、伊女大
丫頭、現年二八、雖出落門、麗質
天生、姿容娟秀、在乞兒中、各
人皆有榮色、獨女如明珠、故每
當出外、必滿載而歸、會談處
有居王禮祥、(本人年已四十
一)素性慈善、見任氏夫婦頗為可憐
、復詢及家世、始知係係鄉間小康
之家、橫遭匪禍、淪落至此耳、王
因時加救濟、或物或錢、供給不
乏、未幾、任氏夫婦竟與王成爲莫逆
之交、最近聞王因妻病故、無力
續娶、致時爲呼嘆、任氏夫婦、除
自願將大丫頭給王填房、乃徵女同
意、向王中說、王雖感其意、疑爲
戲言、旋見任氏夫婦意誠、乃
慨然允諾、急與媒人訂聘、復購
袍等物、與女換裝、大丫頭固嬌
媚、王之親友無不羨王行善得報
也、昨日過門、由王邀請親友聚宴
、一醉之後、即由衆將二人送入洞
房、並未舉行盛大婚禮、至十一時
許、二人正將解衣就寢、忽該管九
分巡官金鑑、率警抽查房間、以
二人年齡相差太甚、當盤詰時、二
人又支吾其詞、不能對答、遂被拘
入第五局、當訊問時、二人各供前
情、任氏夫婦復投稟證明、該局始
將二人開釋、仍假旅館作洞房、
度此花燭良辰云、(光華社)

每日相率出外、各自行乞、伊女大
丫頭、現年二八、雖出落門、麗質
天生、姿容娟秀、在乞兒中、各
人皆有榮色、獨女如明珠、故每
當出外、必滿載而歸、會談處
有居王禮祥、(本人年已四十
一)素性慈善、見任氏夫婦頗為可憐
、復詢及家世、始知係係鄉間小康
之家、橫遭匪禍、淪落至此耳、王
因時加救濟、或物或錢、供給不
乏、未幾、任氏夫婦竟與王成爲莫逆
之交、最近聞王因妻病故、無力
續娶、致時爲呼嘆、任氏夫婦、除
自願將大丫頭給王填房、乃徵女同
意、向王中說、王雖感其意、疑爲
戲言、旋見任氏夫婦意誠、乃
慨然允諾、急與媒人訂聘、復購
袍等物、與女換裝、大丫頭固嬌
媚、王之親友無不羨王行善得報
也、昨日過門、由王邀請親友聚宴
、一醉之後、即由衆將二人送入洞
房、並未舉行盛大婚禮、至十一時
許、二人正將解衣就寢、忽該管九
分巡官金鑑、率警抽查房間、以
二人年齡相差太甚、當盤詰時、二
人又支吾其詞、不能對答、遂被拘
入第五局、當訊問時、二人各供前
情、任氏夫婦復投稟證明、該局始
將二人開釋、仍假旅館作洞房、
度此花燭良辰云、(光華社)

每日相率出外、各自行乞、伊女大
丫頭、現年二八、雖出落門、麗質
天生、姿容娟秀、在乞兒中、各
人皆有榮色、獨女如明珠、故每
當出外、必滿載而歸、會談處
有居王禮祥、(本人年已四十
一)素性慈善、見任氏夫婦頗為可憐
、復詢及家世、始知係係鄉間小康
之家、橫遭匪禍、淪落至此耳、王
因時加救濟、或物或錢、供給不
乏、未幾、任氏夫婦竟與王成爲莫逆
之交、最近聞王因妻病故、無力
續娶、致時爲呼嘆、任氏夫婦、除
自願將大丫頭給王填房、乃徵女同
意、向王中說、王雖感其意、疑爲
戲言、旋見任氏夫婦意誠、乃
慨然允諾、急與媒人訂聘、復購
袍等物、與女換裝、大丫頭固嬌
媚、王之親友無不羨王行善得報
也、昨日過門、由王邀請親友聚宴
、一醉之後、即由衆將二人送入洞
房、並未舉行盛大婚禮、至十一時
許、二人正將解衣就寢、忽該管九
分巡官金鑑、率警抽查房間、以
二人年齡相差太甚、當盤詰時、二
人又支吾其詞、不能對答、遂被拘
入第五局、當訊問時、二人各供前
情、任氏夫婦復投稟證明、該局始
將二人開釋、仍假旅館作洞房、
度此花燭良辰云、(光華社)

南京
黨公巷電話局東首
中華照相館
電話二二六三三號
顧惠蒙如
迎歡誠竭

長篇小說
過渡時代 (八五) (張恨水著)
第五回 聖賢千言利莫大焉
胡當仁也不必去作那個假人、就跟着在後面送了幾步、然後走回院
子來、向大姐跳脚道、你這人真命、我現在在外面撒謊、想把他轟走、
偏是你跑出來、讓他看見了、怪難爲情的。大姐一撇嘴道、現在我不
在乎了。什麼事我也可以幹。一個當姑娘的、當了人能夠脫得一根線
沒有、我還有什麼難爲情、別的事情、也不過這個樣子吧。胡當仁見她
如此說話、簡直一點涵養沒有、對於女人那些神祕溫柔的意味全都不
了、便覺得不是那麼可愛。因爲男女之間、就是一些曲折與神祕、引
了鬥爭、既是簡單明瞭、像她這樣特兒那一樣、那就就可無了。因
了鬥爭、你這大姑娘、難道工作和講愛情、那是兩件事、還分
不開嗎？你在講堂上脫衣服、那是爲藝術而工作、至於到了我家來、
是我們兩人的交情。大姐道、就是講交情、也不要緊、反正這不能比
許多大面前脫衣服還差些。她說來說去、無非還是堅持着那一個有
的主張、不對我、我就不和你交朋友了。(未完)

增新
ABC餐店
兩角中菜 各式麵點
經濟宴會 最爲適宜
請來一嘗 保你滿意
地址四象橋南首 電話二二七五六

新野京史
白門秋柳記
以新的藝術描寫方法
寫新的南京後政界之珍聞軼事
國府建都南京後政界之珍聞軼事
有價值有趣味第一部好小說
此書載本報極受讀者歡迎茲印單行本
并附張恨水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
總發行處 大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
分發行處 大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
中央書店 中南書店 華泰書局 花牌樓書店
金陵圖書局

南京紅花地二十四號
陳氏診病所
陳一峰專治花柳
陳鎮東專治喉科
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三時過時不候診金照例軍費減半

南京紅花地二十四號
陳氏診病所
陳一峰專治花柳
陳鎮東專治喉科
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三時過時不候診金照例軍費減半



談	不	所	無
---	---	---	---

談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原是中國舊有的美德，忠則不貳，國無漢奸矣；孝則

不污，社會無自甘墮落之人矣；仁則不暴，劉煜生可以免於顧主席之槍斃矣；愛則不礪，不至於你吃大菜我吃肉矣；信則不橫，約法半夜放毫光矣；義則不怯，中國全國皆義勇軍矣；和則不忤，新聞記者無「漢奸」之內閣矣；平則不顛，不至於蘇省府裁員三百而鐵道都增員半千矣；以上八德，如能人人緊記，人事行，中國那裏會亡哉！

(二) (東珠)

十三日午後，驅車詣月宮度曲，至時尙早，檢篋得薛影香雙姊，女韻和近人雪夜寄懷一律。蓋清氣從胎骨中帶來，可謂高歌激宕矣。詩云：遶座枋檀鬱晚香，人前焚臂日千場，劇憐危幕營巢燕，懶乞神山駐景方，念亂何堪風雨夕，移家合住水

令，影香姊亦在支韻之下，故偶爾涉筆，輒多沈鬱悲涼之響，信非泛泛應酬作品，可比擬也。

十四日晨興，從家姊如心廬主人出游，沿長隄行，過東園舊址，徜徉白鷺洲畔，鍾阜在目，春光明媚，嬌首四顧，不禁生倚然塵外之

安徽省公路局招商
 車站 房屋 屋數 間凡具有相當經驗之營造商人可於登報日起來本
 局工務處取閱圖樣開賬候核特此通告

原址中山路大行宮
電話二三八一號
律師劉伯昌
受任白美貴理髮店
主周家國君當
律師顧國通告

情節無聊

國民現公映之「霓裳仙子」，係摹倣璇宮艷史而作。情節陳腐無聊，全片充滿歌舞，觀之氣悶。惟以係德國出品，導演之技巧，尙有一二可取之處。嚴格言之，此片不配作爲「正片」，若爲之大吹大擂，則更不值得也。

第一回

片」，若爲之大吹大擂，則更不值得也。

想。飯後逕趨月宮，因時間尚早，獨詣天韻，與鄭瑞坤，王熙春諸姊妹，晤言甚歡，瑞坤歌，風骨自高，如紅梅作花，能以韻勝，覺李桂芬無此氣味。熙春皮黃，調工而入神，知戲者謂之程腔，每一聆之，未嘗不擊節也。

我此時也想拿這僵尸像蔣門神對待，這一關踉蹌走，踉蹌走，跟頭也照樣栽了一個，真是奇譎，我脚剛落地，他却依然站起，照舊對面撲來，我一瞧不行，今天遇見牛皮糖粘牙，不容易擺脫，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跟他比武藝是白費力氣了。主意打定，轉身飛跑，僵尸也隨後跟來。緊走緊趕，慢走慢趕，如影隨形，如響附聲，天下再滑稽的事，恐怕沒有我今晚同這位僵尸鬧的玩意兒了。約摹胸腹了二里多地，我已神疲力倦，暗想不妥，還是實行上樹爲妙，邊走邊找樹木，那知祇有小樹，沒有大樹，以我的工夫，小樹雖可托足，但恐禁不起僵尸抱曳。因此心裏十分着急，跟着腿底下就不覺起動得慢了，而僵尸已看我要逼近，正在危急時分，忽然對面距離七八丈外地方，有一人遠遠走來，脚下似乎很迅急，是個有能耐的樣子。（未完）

(萍唐)

國難聲中，一切採取緊縮政策，是不錯的。這次蘇省政府，裁員至三百多人，說起來當然冠冕堂皇。可是裁員也要有個標準，我們祇能裁汰冗員，決不是以好惡爲去留。聽說蘇省府這次裁員，被裁的人，有很好成績的也不管，有很長歷史的也不管，似乎太不公道了！

國難是中華民國的全國的難，蘇省府因國難而裁員，那麼某部，爲甚麼由五百多職員而增至八百多人呢？難道某部，不是在國難中的一個機關麼？

老實說：我們祇要每一機關，不養一閑人，不濫費一文錢，就算對得住老百姓了；并不在乎打破幾百隻小職員的飯碗，除掉舊的，換來新的，甲機關減，乙機關增，就算是緊縮嗎？

(遊民)

蘇省政府，因國難實行緊縮，除將實業廳歸併於建設廳外，復將各廳原有五科，併爲三科。最近裁員，達三百以上。

此次被裁之職員，聞以南京人爲最多，有某老職員，聞此惡耗時，正圍爐烤火，驚惶失措，皮袍燒成大洞，其情亦大可憐！

省府之收發王某，財廳之某某，皆服務於省政府二十年，今亦在被裁之列，不勝我國個人事業毫無保障之感也！

教廳近委省校長三人，此次被裁之員有三十餘人隨之去。財廳所裁職員，亦有分派至各縣財政機關服務之說。其他無辦法之災民尙多，望當局有以善其後也。

法字第一號

[illegible]

理髮館

技師手術精良○南京首屈一指

技師手術精良○南京首屈一指

啟者敝館前因拆修街道
築後進西式洋樓裝飾喜慶
禮堂以致對於惠顧諸君

啟者敝館前因拆修街道
築後進西式洋樓裝飾喜慶
禮堂以致對於惠顧諸君

電話
號九二七三二

電話
號九二七三二

第三卷
第十三章
撞之責任問題

第三卷
第十三章
撞之責任問題

出三冊已出四

出三冊已出四